

敌 人

〔三场戏〕

人 物

札哈尔·巴尔廷——45岁。

波丽娜——他的妻子，近40岁。

雅可夫·巴尔廷——40岁。

塔季雅娜——他的妻子，28岁，女演员。

娜佳——波丽娜的外甥女，18岁。

毕乞聂尔戈夫——退休将军，巴尔廷兄弟的舅父。

来哈依尔·斯克罗卜托夫——40岁，商人，巴尔廷兄弟的合伙人。

克娄帕特拉——他的妻子，30岁。

尼古拉·斯克罗卜托夫——他的弟弟，35岁，法学家，副检察官。

辛卓夫——办事员。

波洛其——办事员。

老马——退伍士兵。

葛列可夫	}	工人
列夫欣		
雅戈廷		
李亚勃卓夫		
阿基莫夫		

阿格拉芬娜——女管家。

卜卜亦陀夫——宪兵队长。

克华奇——骑兵军士。

陆军中尉

巡长

巡警

宪兵、士兵、工人、职员、仆役。

第 一 幕

花园。古老的大菩提树。花园里的菩提树下是一个白色的军用帐篷。右面树下是一个躺床似的宽阔的土墩，土墩前是一张桌子，左面菩提树荫下是一张长桌子，桌子上已经摆好早餐。一个小小的茶炊正在沸腾着。桌子周围是藤椅和藤圈手椅。阿格拉芬娜正在煮咖啡。老马站在树下抽烟斗，波洛其站在他面前。

波洛其 （一面说话，一面粗鲁地指手划脚）……当然，你说得有理，我就是一个小人物，我的生命很不足道，可是每条黄瓜都是我亲手培育出来的，摘黄瓜不给我代价我是不能允许的。

老 马 （无精打彩地）谁也不会来请求你的允许。

波洛其 （把手放在心口）可是，对不起！要是有人侵犯你的财产，你有权要求法律保护吗？

老 马 你去要求吧。今天人家摘你的黄瓜，明天就摘你的脑瓜……这就是法律！

波洛其 可是……你这话很奇怪，而且很危险啊！你是个士兵而且是挂勋章的士兵，怎么能小看法律呢？

老 马 没有法律，只有命令。向左转，齐步走！你就齐步走！人家说——立定！你就立定。

阿格拉芬娜 老马呀，你就别在这儿抽你的马霍尔卡烟了吧，连树叶子都被烟熏黑了……

波洛其 要是他们是因为饿了来摘黄瓜，——那我明白……许多行为都能用肚子饿来说明；可以说，各种下流的事情，

都是为了填饱饿肚子才做出来的。人要吃饭的时候，当然就……

老 马 天使不吃饭，可是天使中的魔鬼还是去反对上帝……

波洛斯 （高兴地）所以我就把这叫做胡闹！……

雅可夫·巴尔廷上。他说话音调不高，好像他自己在听自己说话。

波洛其向他鞠躬行礼。老马草草地敬了一个军礼。

雅可夫 你们好！你来做什么？

波洛其 有件事想请求札哈尔·伊凡诺维奇……

阿格拉芬娜 他告状来啦。昨天夜里工厂的工人偷他的黄瓜了。

雅可夫 啊……这种事情应该告诉我哥哥……

波洛其 一点不错……我就要去找他。

老 马 （嘀咕着）可是你却并不到什么地方去找，却老站在一个地方穷唠叨。

波洛其 大概，我并不打扰你吧。你要是在看报或是做什么其它的事情，那当然，我就算是打扰你了。

雅可夫 老马，到这儿来……

老 马 （走上去）你呀，波洛其，吃了不大一点亏，老爱告东告西！

波洛其 你说这些话，也太不应该了……人长舌头就是为了告状的嘛……

阿格拉芬娜 别说啦，波洛其……你简直都不像个人，像只蚊子……

雅可夫 （对老马）他在这儿干什么，啊？让他走……

波洛其 （对阿格拉芬娜）如果我的话只能使你的耳朵不耐烦，而不能打动你的心，——那我就说了。（他走开，在小径上踱步，用手抚摸着一棵一棵的树。）

雅可夫 （为好意思地）怎么样，老马，我，可能，昨天又……得罪什么人了吧？

老 马 （暗笑）是的。是得罪人了。

雅可夫 （踱步）唔……奇怪！为什么我一喝醉了总要说些粗俗

的话呢？

老 马 这是常有的事儿。有时候喝醉的人反而比清醒的人好一点，勇敢一点。他谁也不怕，并且也不爱惜自己……早先我们连里有一个下士，清醒的时候，钻营拍马，搬弄是非，和人打架。可是喝醉了酒就哭哭啼啼的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也是人啊，你们唾我吧，他求人家唾他的脸。有人还真唾他。

雅可夫 昨天我和谁说话啦？

老 马 检察官。你对他说，他的脑袋是木头做的。后来你又跟检察官说到厂长的太太，说她有很多的姘头。

雅可夫 噯，你看……我何必说这些呢？

老 马 我不知道。你自己……

雅可夫 好了，老马，够了……要不，好像我对每个人都说了些不愉快的话似的……唉，这该死的伏特卡酒……（走到桌子前，看酒瓶，倒了一大杯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它呷完。）
阿格拉芬娜歪着头看他，叹气。

你有些可怜我了吧，啊？

阿格拉芬娜 非常可怜……你跟人家都这么随便——简直不像是老爷……

雅可夫 可是老马他并不可怜谁，他只是大谈哲学。要使一个人能够思考，应该先让他受点欺负，对吗，老马？

帐篷里传出将军的声音：“老马！来呀！”

人家把你折磨得厉害，所以你才聪明，是吗？

老 马 （走过去）我一见到将军，就变成傻瓜了……

将军 （从帐篷里走出）老马！去洗澡，快点！

他们一起走向花园的深处。

雅可夫 （坐下，在椅子上摇晃着）我太太还睡着吗？

阿格拉芬娜 已经起来了。也洗过澡了。

雅可夫 那么，你可怜我吗？

阿格拉芬娜 你应该去看看病。

雅可夫 喂，倒一杯白兰地给我。

阿格拉芬娜 要不，别喝了吧，雅可夫，伊凡诺维奇？

雅柯夫 为什么呢？我少喝一杯，对于治病，并没有什么好处。

阿格拉芬娜叹了一口气，倒了杯白兰地。米哈依尔·斯克罗卜托夫快速地走上；他样子很激动，神经质地捏一撮尖尖的黑髯了。手拿着帽子，他用手指把它揉捏着。

米哈依尔 查哈尔·伊凡诺维奇起来了没有？还没有？恐怕还没有！这儿有没有冷牛奶？给我来一杯。谢谢。早，雅可夫·伊凡诺维奇！……你听到消息没有？……这些混蛋要求我把工头纪奇可夫赶走……哼！他们要威胁罢工……他妈的……

雅可夫 那你就把工头开除好了。

米哈依尔 这倒好办！可问题不在这儿！问题在于，让步会把他们惯坏了。今天他们要求赶走工头，明天他们就会要求我上吊给他们看……

雅可夫 （温和地）你认为他们明天会要你上吊吗？

米哈依尔 还跟你闹着玩么！嘿，你来对付对付这些个又黑又脏的绅士看，他们差不多有一千人，你的哥哥拿出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，还有一些坏家伙拿着各种各样的传单，冲昏了他们的头脑……（看表）快要十点了，他们威胁中午的时候就要开始他们的破坏行动……那可不是，雅可夫·伊凡诺维奇，在我休假的时候，你那位尊敬的哥哥把工厂给糟塌坏了……由于他不够强硬，所把工人惯坏了……

辛卓夫自右面上。他大约三十岁。在他的身上和脸上可以看出一种沉静而庄重的风度。

辛卓夫 米哈依尔·华西里亦维奇！工人代表已经到了办公室，要求见厂长。

米哈依尔 要求？你去叫他们全都滚他妈的蛋！

波丽娜从左面上。

对不起，波丽娜·德米特利亦夫娜！

波丽娜（和蔼地）你总在骂人。现在是在为什么骂人啊？

米哈依尔 你看，就是这帮无产阶级！……他们总在那儿要求！
……他们原本都是向我和和气气地请求的……

波丽娜 我老实告诉你，你对人太凶了！

米哈依尔（两手一摊）哼，你看！

辛卓夫 对工人代表怎么说呢？

米哈依尔 让他们等一会儿……你去吧！

辛卓夫不慌不忙地走下。

波丽娜 这个职员相貌倒长得挺不错。他在我们的厂里好久了吗？

米哈依尔 大概，有一年了吧……

波丽娜 你留人一种印象：他是个正派的人。他是做什么的？

米哈依尔（耸耸肩）一个月挣四十卢布。（看表；叹气，环顾四周，看见树下的波洛其）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找的吗？

波洛其 米哈依尔·华西里亦维奇，我是来找查哈尔·伊凡诺维奇的……

米哈依尔 有什么事吗？

波洛其 为了私有财产受到侵犯……

米哈依尔（对波丽娜）让我来介绍，这是一位新职员！是一位热心搞菜园子的人。他坚信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侵犯他的权益而制造出来的。太阳啊、英国啊、新机器啊、青蛙啊，什么东西都妨碍他……

波洛其（微笑）我说一句，青蛙叫起来的时候，真的会妨碍每一个人……

米哈依尔 你快回办公室去！把公事搁下，跑来告什么状——你这算什么习惯？我可不喜欢这一套……去吧！

波洛其鞠躬，走开。波丽娜带着微笑用长柄眼镜看着他。

波丽娜 你看，你多厉害！不过，他是一个很可笑的人……你知道，俄国人总比外国人的花样多一些。

米哈依尔 你要是说——更不成样一些，我倒同意。我管人已经管了十五年了……我知道，道学家们的文章所描写的善良的俄罗斯人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子。

波丽娜 道学家的文学？

米哈依尔 当然是道学家的文学。所有那些车尔尼雪夫斯基之流，陀勒罗留波夫之流，士拉多夫拉茨基之流，马期宾斯基之流都是的……（看表）怎么这么久札哈尔·伊凡诺维奇还没来啊，啊呀！

波丽娜 你知道，他在干什么吗？他在和你的弟弟下那盘昨天没下完的棋呢。

米哈依尔 可是在工厂里，午饭后他们就要罢工……唉，你知道，俄国永远没有希望了！这已经可以肯定了。这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国家！根本不喜欢工作，完全没有能力维持秩序，一点也不尊重法律……

波丽娜 但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？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家里，怎么尊重法律呢？我们又不是外人，你知道，我们的政府……

米哈依尔 可不是吗！我并不是为谁辩护！也不是为政府辩护。就拿盎格鲁·撒克逊人来说……

札哈尔·巴尔廷和尼古拉·斯科罗卜托夫上。

要建设国家，没有比他们更好的人了。英国人对于法律是这么的顺从，就像马戏团里训练驯服的马匹一样。英国人的守法精神是渗透在骨子里和肌肉里的……札哈尔·伊凡诺维奇，你好！尼古拉，你好！请你允许我向你报告，你对工人实施自由主义政策后的新成绩：他们要求我立即赶走纪奇可夫，否则，他们就要在午饭之后开始罢工……就是这样！你对这事怎么看？

札哈尔 （擦头上的汗）我？唔……纪奇可夫？……就是那个爱打架的家伙？并且老是跟姑娘们鬼混的那一个？……把纪奇可夫赶走，当然可以！这是公正的。

米哈依尔 （激动）呸！我的可敬的同伙，我们来好好地说说看。
现在要说的，不是公正不公正的问题；公正不公正，是尼古拉管的。我要再说一遍，你所认为的那种公正，是会毁掉我们事业的。

札哈尔 对不起，亲爱的！你这是在发表奇谈怪论吗！

波丽娜 大清早就当着我的面谈公事……

米哈依尔 一万个对不起，可是我还得继续谈……我认为这事一定要谈清楚。在我动身去休假以前，我是这样掌管着工厂的（拿出握紧的拳头），那时候谁都不敢吭一声！那些什么礼拜天的文娱活动、读书会 and 别的什么东西，你知道，我认为在我们现有的条件下，是没有益处的……俄国人的脑筋是湿的，就是给它一星星知识的火星，也不会燃起智慧的火来，——它不过点着一点，冒冒烟罢了……

尼古拉 应该心平气和地谈。

米哈依尔 （几乎压抑不住）谢谢你的忠告。这个忠告很英明，可是对我没用！札哈尔·伊凡诺维奇，你在半年的时候里你对工人的态度，把我花了八年工夫建立起来的整个强大的机构都给松懈了、动摇了。大家本来很尊敬我，把我当主人看……可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，实际上有了两个主人：一个好，一个坏。而你当然是好的……

札哈尔 （很窘困）对不起……何必这么说呢？

波丽娜 米哈依尔·华西里亦维奇，你的话说得太离谱了！

米哈依尔 我这么说是原因的……实际上我已经处在一个非常难堪的地位！上一次我已经对工人宣布，我宁可停工，也不工除纪奇可夫……他们知道，我说得出就做得到的，——所以就平静下来了。上星期五，札哈尔·伊凡诺维奇，你对工人葛列可夫说，纪奇可夫是一个粗暴的人，你准备把他赶走……

札哈尔 （温和地）可是，我的亲爱的，因为他无缘无故地打人

……还有其它行为……你说呢，这是不能容忍的！我们是欧洲人，我们是文明人！

米哈依尔 可是首先，我们是工厂主！工人一放假就开始没头没脑地打架，——我们管这种事情干嘛？是不是有必要教育工人行为要端正，这问题你得以后再解决了，可是现在有代表在办公室里等着，——他们要求你把纪奇可夫赶走。你打算怎么办？

札哈尔 可是，难道纪奇可夫是这么宝贵的人吗，啊？

尼古拉 （冷冷地）据我所知，——现在不是人的问题，而是原则的问题。

米哈依尔 这就是嘛！现在的问题是：谁是工厂的主人，是咱们呢还是工人呢？

札哈尔 （手脚无措地）噯，我知道！可是……

米哈依尔 如果我们向他们作出让步的话，——我简直不知道他们还会提什么要求。他们都是些无赖。搞什么礼拜学校和诸如此类的玩意儿，半年来已经发生作用了——他们像豺狼似的看着我，并且开始散发传单了……已经闻得出社会主义的气息了……哼！

波丽娜 这偏僻的地方，突然来了个社会主义……这倒好玩。

米哈依尔 你以为这好玩是吗？可敬的波丽娜·德米特利夫娜，孩子们小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好玩，可是他们长大了，有一天你会发现他们是一批大混蛋……

札哈尔 那你想怎么办呢？啊？

米哈依尔 把工厂关闭。让他们饿饿肚子，这可以叫他们冷静一点。

雅可夫站起来，走到桌子前，喝点酒，然后慢慢走开。

等把工厂一关，女人们就会站出来了……她们总要哭哭啼啼的，女人的眼泪，就会像阿摩亚水似的，对那些被幻想麻醉了的人产生作用，——他们就能清醒过来！

波丽娜 你说得也太残酷了！

米哈依尔 现实要求我们这么做。

札哈尔 可是，你知道，这个办法……是否有必要采用这种办法呢？

米哈依尔 你能想出什么别的办法吗？

札哈尔 假如我去和他们谈谈呢，啊？

米哈依尔 你就会对他们让步，到那时我的地位就更不堪设想了……但是，请你原谅我，你的犹豫不定使我很生气，真的！至于这种犹豫不定的害处，那就更不请说了……

札哈尔 （急忙地）但是，亲爱的，要知道，我并没有反对，我只是这么想想罢了。你知道，与其说我是工业家，还不如说是地主……这一切对于我来讲都是全新的、复杂的……我尽力做到公正……农民要比工人温和些，心肠弱些……我和农民相处得很好！……在工人当中有很有意思的人，但是整个工人团体——我同意你的话——他们是相当放肆的……

米哈依尔 特别是从你答应了他们许我要求以来……

札哈尔 可是，你知道吗，你走之后，就开始活跃起来了……也就是说，开始波动起来了……我，可能，处事不够谨慎……但是，当时应当使他们平静下来。报纸上登了我们厂的事……你知道，登得可很厉害呢……

米哈依尔 （烦躁地）现在是十点十七分。问题必须要解决，问题是这样的：或者把工厂关闭，或者我辞职不干。把工厂关了，不会受到很大损失，因为我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。紧急的订货都已经做完了，并且仓库里还有不少存货……

札哈尔 唔——噢。现在必须解决……我明白！你的意见怎么样，尼古拉·华西里亦维奇？

尼古拉 我觉得，我哥哥的意见是正确的。如果我们尊重文化，就必须坚决地抓紧严格规定的规则。

札哈尔 那就是说，你也认为应该关闭工厂？多么遗憾啊！……

亲爱的米哈依尔·华西里亦维奇，别生我的气……我过个……过个十分钟再来回答来！……好吗？

米哈依尔 请便吧！

札哈尔 波丽娜，请你，跟我来……

波丽娜 （跟着丈夫走）哎呀，我的天！这些事情，真不愉快啊……

札哈尔 农民是有一种世代相传天生的尊重贵族的情感……二人同下。

米哈依尔（咬牙切齿）脓包！南方刚刚发生过农民暴动，他还说出这种话来，笨蛋！

尼古拉 安静点，米哈依尔！你何必这么激动呢？

米哈依尔 你要明白，我有头痛症，我一到工厂去，就拿这出这个来！

（从口袋里掏出手枪）就因为札哈尔这个混蛋他们都恨我！我又不能把厂里的事抛开不管——要是我抛下不管的话，你第一个就会责怪我。我们的全部资本都在这里。我要走的话，这个秃头傻蛋就会把什么都弄光了。

尼古拉 （安静地）如果你说的话并不夸大，那真是糟糕透了。辛卓夫上。

辛卓夫 工人们请你去……

米哈依尔 请我？为什么？

辛卓夫 有传言，说午后要关厂。

米哈依尔 （对弟）你看！他们怎么知道？

尼古拉 大概是雅可夫·伊凡诺维奇说的。

米哈依尔 啊……他妈的！（带着难以自抑的愤怒看着辛卓夫）辛卓夫先生，为什么就是你这么操心呢？要你过来，来向我们……啊？

辛卓夫 是会计让我来找你的。

米哈依尔 是吗？你皱着眉头看人，魔鬼一样歪着嘴，你这叫什么习惯？我倒想知道，有什么事情能让你高兴？……

辛卓夫 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

米哈依尔 我可不这么认为……我要你以后对我说话礼貌些……
 喂！

辛卓夫向他凝视着。

怎么？你还在等什么？

塔季雅娜 （从右面上）啊，厂长……您在忙吗？（向辛卓夫大声招呼）马特维·尼古拉维奇，你好！

辛卓夫 （亲切地）啊，你好！你身体怎么样？你没有累忙吗，啊？

塔季雅娜 不，谢谢你。划船时，手给磨疼了……你去上班吗？
 我送你到花园门口吧。你知道，我要跟你说什么吗？

辛卓夫 不知道。

塔季雅娜 （和辛卓夫并排地走）你昨天讲的话，里面有那么多智慧，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激动的情感和事先准备好的看法……在讲演里，激情成分少一点，就更有说服力了……
 （听不见他们说的什么。）

米哈依尔 你看，这成什么样子！你的下属，你刚才还骂他没有规矩，可是他居然当着你的面，跟你合伙人的弟媳做出这种轻薄的模样……弟弟是个醉鬼，他老婆是个女戏子。他们来这里搞什么鬼把戏？真弄不明白！……

尼古拉 她真是奇怪的女人。很漂亮，还会打扮，挺迷人的；似乎，她正在跟一个穷鬼在谈恋爱。真是异想天开，可真是愚蠢。

米哈依尔 （讽刺地）这就是民主主义。你知道，她是一个乡村教师的女儿，她说，她从来就喜欢和平民在一起……我可被鬼迷了，竟然跟这些地主纠缠在一块儿……

尼古拉 喂，就算这样，那也并不坏，掌权的是你。

米哈依尔 将来是！但现在还不是……

尼古拉 我看，好像很容易把这个女人搞上手……她似乎是个肉感的女人。

米哈依尔 这位自由主义者在哪儿睡觉了还是怎么了？……不，我看，俄国搞不好了！……人们都给弄糊涂了，无论谁都没有能力确定自己的位置应该在什么地方，大家都在犹豫、幻想、讲空话……政府是一帮脑子僵化了的人，他们又可恶又愚笨，他们什么都不懂，他们什么都不会干……

塔季雅娜 （回来）你们在嚷嚷吗？……为什么每个人都开始嚷嚷起来了……

阿格拉芬娜 米哈依尔·华西里亦维奇，札哈尔·伊凡诺维奇请你进去。

米哈依尔 （没听完就走）总算来请我了！

塔季雅娜 （坐到桌子前）他怎么这样激动？

尼古拉 我想，这种事儿你是不会感兴趣的。

塔季雅娜 （安静地）他使我想到一个警察。在我们柯斯特罗马的舞台上，经常有一个警察值班……是一个鼓眼睛、高个子。

尼古拉 我看不出什么像我哥哥的地方。

塔季雅娜 我并不是说外表像……他是个警察，也老是忙着跑来跑去，对他不是走，而是跑步；他不是在抽烟，而是喷烟；似乎，他不是在生活，而是蹦呀、跳呀、翻跟斗呀，他总想赶快达到什么目的；究竟是什么目的，他却不清楚。

尼古拉 你以为他不知道吗？

塔季雅娜 我确信他不知道。凡是一个人有了明确的目的，他就会很安静。可是这个人却紧张地跑来跑去。而且他的奔跑很特别，——好像在他的心里有一种奔跑的力量在追赶着他，于是他老是跑来跑去的，既妨碍自己，又妨碍他人。他却并不贪心，那种狭义的贪心……不但是他贪心地要把一切要做的事情赶快做完，贪心地把所有义务推开，甚至于把接受贿赂的义务也推开了。他不是拿贿

赂，而是抓贿赂，急急忙忙地抓，就连说谢谢都忘记了……他最后摔在马蹄底下，被马踩死了。

尼古拉 你是要说，我哥哥是白费精力，没有目的吗？

塔季雅娜 是吗？我说的话有这种意思吗？我并不想说这种意思……不过他有点像那个警察罢了……

尼古拉 这其中并没有奉承我哥哥的意思。

塔季雅娜 我并不打算奉承他的……

尼古拉 你的卖弄风情很特别。

塔季雅娜 是吗？

尼古拉 可也并不愉快。

塔季雅娜 （安静地）难道有任何的女人跟你在一起会感到愉快吗？

尼古拉 噢——嘿！

波丽娜上。

波丽娜 今天我们这里好像什么东西都不对劲。谁都不吃早餐，大家都在发脾气……好像都没睡醒似的。娜佳一早起来就跟克娄帕特拉·彼得罗夫娜到树林去采蘑菇了……我昨天劝她不要去……噢，天哪……日子越来越难过了！

塔季雅娜 你吃得越来越多了……

波丽娜 丹娘，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你对人的态度可不正常……

塔季雅娜 难道？

波丽娜 你要是什么都没有，你要是什么责任也不负，那你就很容易做个平静的人！可是，要是你养活着一千来个人……这就不能闹着玩了！

塔季雅娜 你就别管了，别去养活他们，让他们自己爱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……把什么都给他们……工厂、土地全给他们，那你自己就平静了。

尼古拉 （点一支烟）你这是背的哪一个剧本里的台词？

波丽娜 丹娘，你为什么这么说话呀？我不明白！你看，札哈尔的心都乱成什么样子了……我们决定暂时将工厂关闭，

直到工人们平静下来。可是，你想想看，这是多么沉重的事情啊！有好几百人要失去工作了。他们还有孩子……多可怕！

塔季雅娜 要是怕，就别关厂……为什么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呢？

波丽娜 哎呀，丹娘，你是在指责我啊！要是我们不关厂的话，工人就要罢工，那就更糟了。

塔季雅娜 怎么会更糟呢？

波丽娜 就是会更糟……我们怎么能对他们所有要求都让步呢？而且，这些也不完全是他们的要求，是社会党人教给他们的，他们不过是吵吵嚷嚷罢了……（热烈地）这我就不懂了！在国外，社会主义是安分守己，公开活动的……可是在我们俄国，却在暗地里给工人嘀嘀咕咕地讲社会主义，他们根本不懂，这在君主制国家里是行不通的！……我们需要的是宪法，根本不是这一套玩意儿……你的意思如何，尼古拉·华西里亦维奇？

尼古拉 （冷笑）我的意见多少有些不同。社会主义是一种很危险的东西。在一个没有独立的所谓民族哲学的国度里，在一个对于什么东西都想追时髦的国度里，社会主义一定会在那里找到生长的土壤……我们的国家老走极端……这就是我们的毛病。

波丽娜 说得很对！可不是，我们是容易走极端的人。

塔季雅娜 （站起来）特别是你和你的丈夫，还有那位副检察官……

波丽娜 你不知道，丹娘……别人都把札哈尔看成是全省的红色分子之一！

塔季雅娜 （踱步）我认为，他只有在害羞的时候，脸才会变红，而且也不是经常如此……

波丽娜 丹娘！上保佑，你怎么啦？……

塔季雅娜 难道这样的话就受不了吗？我倒没想到……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就像业余剧团在演戏。角色分配得很不确定，

没有才华，每个人都演得令人讨厌……戏的内容也看不懂……

尼古拉 你说的有道理。而且大家都在抱怨——哎呀，这是多么无聊的戏剧啊！

塔季雅娜 是的，我们把戏演砸了。我觉得，跑龙套的和所有后台的人员，都开始明白这一点了……总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们从舞台上赶上来的……

将军和老马上。

尼古拉 啊，你说到那儿去啦！

将 军 （走近，叫喊）波丽娜！给将军牛奶，——呵！要冷的牛奶！……（对尼古拉）啊啊，法律的棺材！……我的漂亮的外甥女儿，把小手给我！老马，回答问题：什么叫做士兵？

老 马 （无聊地）大人，随长官的愿，要他干什么就干什么！

将 军 士兵能不能变成一条鱼，啊？

老 马 士兵什么都应该会……

塔季雅娜 亲爱的舅舅，昨天你就给我们表演的这场戏……难道每天都演它？

波丽娜 （叹息）每天洗过澡都演这一段。

将 军 每天都演！对了！并且一定要永远花样不同！他是一个老滑头，他应该自己想出有问有答的台词。

塔季雅娜 老马，你喜欢这套把戏吗？

老 马 大人喜欢。

塔季雅娜 你呢？

将 军 他也喜欢……

老 马 演马戏，我年纪大了……可是，既然张嘴要吃东西，就得忍着……

将 军 啊！狡猾的东西！向左转！……

塔季雅娜 你总拿老头子开玩笑，无不无聊？

将 军 我自己可也是老头子！你自己也是无聊的人……女戏子